

海外新移民文学大系

“北美经典五重奏”丛书

丛书主编 / 少 君

少君 / 著

怀念

母亲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海外新移民文学大系
“北美经典五重奏”丛书
丛书主编 / 少 君

怀念

少君 / 著

母亲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念母亲/少君著.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6

ISBN 7-80705-278-3

I. 相... II. 少...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822 号

海外新移民文学大系

北美经典五重奏·怀念母亲

少君 著

丛书策划 少君 段英

丛书主编 少君

责任编辑 段英

封面设计 邹小工 柏小坡

版式设计 邹小工 莫晓涛

责任校对 张露

出版 成都时代出版社

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发行部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 155mm × 240mm

印张 16.5

字数 310 千

定价 30.00 元

ISBN 7-80705-278-3/I·17

电话: (028) 86619530 86613762 (编辑部) 86615250 (发行部)

总序

2005年，在美国，曾有《北美华文小说精选》的首发式和研讨会；2006年，在中国，“北美经典五重奏”丛书又出版问世。——这本身就说明了今天新移民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它从一个方面，验证了在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移民文学作为一支生力军、一股中坚力量，已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走进了主流文学的行列。如果说，《北美华文小说精选》近五十位作家的集体亮相，是从数量和广度上，显示了北美新移民文学的规模和声势，那么，“北美经典五重奏”丛书的揭幕，则在质量与深度上，表现了北美新移民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和历史的新高度。“五重奏”的乐手，一位来自加拿大，四位来自美国，三女二男，三部小说，一部散文，一部评论，这些数字都颇具代表性，似乎可以看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现状和它精彩的配置。

少君，被称之为“新移民作家的领头羊”，他以充沛的精力、难得的激情和娴熟的社会活动能力，为新移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那百篇《人生自白》，曾广泛流传，至今仍脍炙人口；尤其是他那日益成熟、洞察世事沧桑的百味散文，更具有对社会现象和人生沉浮的穿透力。他在不惑之年毅然告退仕途和商场，虽与世无争，却并不消极遁世。他把“文章千古事”作为人生的信条，用自己睿智的文学创作，来诠释人生的命题。不求“相见”，只求耕耘。

严歌苓和张翎，被誉为海外文坛的“女杰”，尽管她们的文学生涯、创作道路完全

总序

不同，可她们的艺术风格却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充满了对普世人类的爱心和对普通劳苦大众特别是妇女的终极的人文关怀。她们的创作大都展现出了一种苍凉凄美的富有悲剧色彩的人生画卷。严歌苓的慧眼，善于在儿女情事中见到世纪风云的涌动，而张翎却勇于以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沉重的历史十字架。她俩是当下不多的在文学语言上极下工夫的作家。严歌苓较注重民情民俗语言，由于其军旅生涯与舞蹈体验，使她特别精于动词语言的运用，因而其作品形象的动感和立体感特别强烈。而张翎则是学外语出身，又有听力医学学位，因而她的语言讲究典雅和音韵，富有浪漫的情调。她们都是中西合璧，有传统叙事，也有时空交错；有精彩白描，也有意识流、内心独白。她们的小说，与国内当代一流作家作品相比，绝不逊色，而且还更有特点。她们对文学事业的执著追求与勤奋的精神，令人敬佩和感叹。

沈宁，这位南人北相、文人武相的名门之后，曾遭受过太多的不公正待遇，体验过太多的人间苦难。从插队延安到留学美国，虽然经历了许多辛酸苦辣的人生，却也造就了他一副钢筋铁骨的身板和一颗具有深沉厚重思想的心。他写小说，写散文，写评论，文字坚实，思想精深。在文学创作上他有两副面孔：一方面，他文笔老辣，言辞犀利，针砭时弊，疾恶如仇；一方面，他又慈眉善目，充满爱心，柔肠寸断。他的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写得既纵横开阔、大气磅礴，又细腻亲切、感人肺腑，显现出对世事烟云、人情人性的一种归宿感。

总序

陈瑞琳，是我非常欣赏的文学评论工作者，用一句时尚的话语：我是她的“粉丝”。我十分喜爱她那诗化的、散文笔调的文学评论，钦佩她文学思考的开阔、厚重，文笔的生动、流畅，文字的活跃、精准。她不受传统呆板的格式化约束，敢于海阔天空地纵横论谈，又不失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硬是闯出了一条中西结合的文学评论新路子。读她的评论，不仅有一种顿开茅塞的振奋，而且更有一种惬意的艺术享受。她是海外文坛极为难得的“义工”：读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最多，为新移民文学写的评论也最多，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移民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无私地奉献。我常想，如果海外华文文坛少了她，也许会顿时寂静和冷清许多。

“北美经典五重奏”的乐手，都是当代杰出的、才华横溢的海外新移民作家。我相信，能读到他们的作品，欣赏到他们优美的艺术旋律，你一定会觉得，这是极为珍贵的精神圣餐：它能叫你超凡脱俗，作一次心灵净化的洗礼、精神家园的重新回归。

公仲 教授

2006年2月19日

（作者为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目 录

- 01 爱在他乡的季节 /1
- 02 “非典”生活 /4
- 03 又见中秋月圆时 /18
- 04 网络哈佛 /23
- 05 她 /28
- 06 周庄洁茹 /30
- 07 因为爱你 /39
- 08 融入“主流” /40
- 09 父子情深 /54
- 10 女朋友 /55
- 11 你博客了吗? /57
- 12 再见! 达拉斯 /69
- 13 荷花 /72
- 14 圣皓,走好…… /73
- 15 秋叶 /77
- 16 未名湖断想 /79
- 17 无悔 /95
- 18 怀念母亲 /96
- 19 方寸之美——列支敦士登 /102
- 20 关于“海归” /110
- 21 回眸徽州 /126
- 22 怀念蓝怡 /133
- 23 山光水色武夷山 /135
- 24 七佛圣地蜀彭州 /141
- 25 四季 /150
- 26 失去记忆的北京 /152
- 27 凤凰城闲话 /166
- 28 美华网络文学 /177
- 29 多瑙河之珠——布达佩斯 /210
- 30 相会纽约 /221
- 附录:
- 悦读少君 /236
- 吾以吾心鉴归程 /248

01 爱在他乡的季节

我是在那年夏天来到美国德州这个叫“歪口”(WACO)的小镇上的，在我没来的时候，同学写信给我说：“我们这里地域辽阔，一马平川，很像内蒙古大草原。”我听了十分地激动，心情好像一匹战马勒缰待发。

我小时候住在北京一个保密的科研所的大院里，到处是电网环绕，楼房林立，因此对草原的世界特别向往，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出远门。先是跟着姥姥到处去散步。姥姥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紧跟。虽然她老人家年轻的时候裹过小脚，但仍然健步如飞，我穿着我姥姥给做的小布鞋，总也赶不上她。她只顾自己走，我的腿短短的，细细的，不得不一路小跑。姥姥在合作社（现在叫“商店”）给买一个香喷喷的麻花，我就觉得这一趟真的没白跑。就这样从小就习惯了更快地走，我知道自己不走谁都不会来背我。

十四岁的时候，去河北的焦庄户（电影《地道战》就是在那里拍的）军训拉练，我们每天要走四十多公里的路，脚上长满了大水泡，我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叫苦连天。第一封信是写给我姥姥的，我说：“小时候跟你去散步真好。”姥姥回信说：“你妈接到你的信都哭了。她说人家现在当兵都是坐车去，可怜我儿子才上中学就要走得脚都起泡。”我回信说：“我们不再在地上走了，现在一百多人正在地道里爬。”

我们真的在地道里爬了两天。一人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毯子、军鞋、书、日记和日用品，虽然还是5月，那一年河北的天气已经是骄阳似火。我从小特别能出汗，猫腰在窄小的地道里，我的衣服全湿透了，又被身体烘干，留一个又大又圆层层相套的汗碱在背上，成为一大奇观。

我十六岁之前对活着的感觉就是不断地走路走路，而且要快快走，不然你就一个人落在没有人烟的小路上，这就是那次拉练给我留下的幻觉。

在祖国的最后一年夏天，我真的是要远走了，全家既高兴又难过。我拿着美国的地图，指给他们看说：“我要去的是个大草原。”我妈突然有所感动：“看你现在闯荡江湖的劲儿还真有点儿像我。”

我以比火车快得多的速度飞过大洋。坐在飞机上快乐万分，直到后来要下飞机了，

才开始害怕。因为飞机上的小姐没听说过贝勒大学，她让我到机场后再坐灰狗巴士去找。

老天注定这一场错误却是一段浪漫情缘的开始。

我态度诚恳，在大学的时候曾被同班的女生称做“第一选择”。个头不高不矮，模样还是很端庄，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来要求帮忙。我的原则是能帮一定要帮。但万万没想到，到了美国却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正站在达拉斯机场不知所措地对着两个大皮箱发愁的时候，她走过来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看到她风姿飘逸的样子心就突突跳了。

她说：“先生，你需要帮助吗？”她的口音很软，令人很心动。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台湾国语”。

我问：“你是来接人的？”

她说：“不是，我家在加州，我要换明天的飞机去波士顿。你是到达拉斯吗？”

我说：“也不是，我要找灰狗巴士去 WACO。我得在机场过一夜。”

那一刻我全忘记了临行前我爸妈嘱咐过的话：不要跟陌生人讲太多话，尤其不要说出你的行程。风华正茂年纪的我，竟对这个穿黑色T恤的女人一见钟情。

“机场没有巴士，你可以跟我一起先去住在我亲戚家，我明天送你去灰狗巴士站。”她很诚恳地说，看上去实在不像骗人的样子。我很高兴地点头，在一旁守着行李，等着她去叫计程车。

出机场的时候已是深夜。车开进一个到处是蛐蛐叫的地方，我们搬了行李走进一套整洁宽敞的房间。房子里空荡荡的，客厅和卧室连在一起，一张床，一套沙发，不像有人住的样子。她说这是她姑妈管理的公寓，正好有空房间。

我在大学里是个独立又开放的男孩子，曾经有过好几个女朋友，但跟谁出去玩儿的时候都还是睡两个房间。后来我跟她们分手的原因各种各样，但她们觉得我太守旧了，不像个都市男孩儿大概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我坐在沙发上又高兴又惴惴不安。如果爸妈知道我到美国的第一夜就跟一个台湾女孩睡一个房间，一定会打死我，因为老爸至今身上还留着与国民党军队打仗时的弹片。可是他们不知道人年轻的时候会有这些浪漫不合常理的经历。

就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她睡床，我睡沙发。初到异地的兴奋使我无法入睡。这个公寓在五层。我走过去揭开窗帘，面前是满天星般美丽的灯火，流动的车辆像一条长龙在穿行。

我出国前的几个月在长城饭店里的一家外资公司里任职。我常在夜间站在十楼的窗口看京城夜间天堂般的灯火辉煌，体会着淡远人生的美妙。来到异地的第一天，还是这样的夜。我们躺下不到十分钟，就都起来坐在窗台上开始聊天，几乎把一辈子的经历都讲完了。

我得知她父母是台湾移民，早期台湾盛行留学潮的时候来了美国。她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读完生物，她的父亲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现在她是要去哈佛商业管理系读硕士。

我的经历要单纯得多。我出生在辽宁海城一个叫“牛庄”的地方，虽然很小却很有名，因为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都跟我是一个庄子里生的。一岁到北京，和很多用功而又听话的孩子一样，按部就班读完初中和高中，顺顺利利考上大学，在京城读了14年书，而后又随着潮流到了美国。

我这样说着的时候，有一弯新月飘来到窗前。月光淡淡映着她清秀又妩媚的脸，使她整个人像一座美丽的雕像。月色这样好，最容易谈起的就是爱情。

在她讲着从前的时候，会时不时用心看我一眼。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不是一副同情又故作老成的样子。我那时候感觉自己是个乡下来的乡巴佬，面对着眼前的这个走南闯北的公主小心翼翼。我想有这样的和她相处一夜的时光也就足够了。

“你在大学里谈过恋爱吗？你也是很漂亮的小男生啊！”

我一时面红耳赤，我用我的身体迎接了她的火热和渴望，我用傻笑回答了她的问题。我傻笑的样子从此留在她的记忆里，后来她写信给我说我清纯得像她少年时的一个梦。她的中文写作不是很好，不会故意修饰，我明白她说一个梦就真是一个梦。

可惜人世间的梦能成真的事情不会太多。我没有奢求她的爱与追随，但我没有想到她的多变和对父母之命的遵从。这一点很让我怀念在国内大学时那些对我痴心不改的女孩子。

我感激她的是她对自己感情的真实面对，我恨她的是她明知这是一场不会有结果的情缘，却还是要放纵情感。我在美国的第一年，都是在与这个比我大六岁的她的情感旋涡中既欢乐又痛苦地挣扎过来的。

她写给我的一叠信我还保留着，每一封都不长，因为她要用电脑写很长的时间。最后一封说：“我想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命中注定要做你的姐姐或过路情人。我父母安排我暑假回台湾，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余下的部分是我泪水打湿的痕迹。她给我的爱我用岁月尘封着。我一个人走在晚风里凄婉得像一个流浪者。我想等到有一天我真正成熟的时候再回头去看，或许将不再计较谁对谁错。

02 “非典”生活

我在2003年3月下旬去中国台北参加第五届华文作家大会时，就被告知要注意一种流行性传染病，因为台北已发现了一个疑似病例。当时所听到的病名是：“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直到月底回到美国，才知道这种病已引起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并被称之为“非典型性肺炎”。由于4月份已定好要到中国大陆的两所大学去讲学，参加一个论文答辩会，同时还要参加一个在北京召开的有关西部开发的研讨会，所以对这种被美国人叫做“SARS”的病没有投入太多的关注。那时也是北京的SARS疫情看上去并不严重的日子。4月2日，中国国家卫生部宣布北京已不再是疫区。4月3日，在CNN上看到中国国家卫生部长张文康宣布，北京只有12例SARS，死亡3例，并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4月8日，政府公布北京至6日的发病人数是19人，“全部都是输入型病例”。北京市长孟学农对媒体说，SARS病例在北京1200万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这些消息让我对所有来自担心中国大陆之行的朋友的关切，都付之一笑。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来自中国医生“蒋彦永”的署名信，信中称，仅他知道北京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他在信中写道：“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看了卫生部的新闻都非常生气。”他还对卫生部官员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激烈批评。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我的行程原是4月5日，但由于亲友的劝阻拖后到4月15日。看了上述的新闻，不由自主地打电话询问国内的朋友，没想到对方斩钉截铁地说没那么严重，说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事情历来是夸大其词。特别是朋友的最后一句话：“难道就你的命名贵，我们的命都贱？”这让我毫不犹豫地按期登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直到在东京转飞机时，才发现问题的严重得多。因为在从东京飞往北京的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

上，所有空服小姐和飞行员都戴着大口罩，乘客人数少得可怜，不到满员的五分之一。登机前每位乘客都收到一本小册子，被告知美国国务院正式提醒美国公民注意在中国旅行的卫生及安全，并详细解释 SARS 目前还无药可治。我读完小册子，睡意全无。

SARS 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首字母缩写。它描述了疾病的严重、急性和呼吸道三个重要特征。“非典”和“SARS”都是目前这种未知传染病的医学术语。“SARS”的命名原则和爱滋病的英文名称“AIDS”类似。AIDS 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的首字母缩写。

SARS 病毒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新型”的意思只是指以前没有被发现过，并非一定就是新出现的。它有可能是真正的新病毒，即从已有的冠状病毒突变而来。但是许多专家相信，这种病毒在自然界中早已存在，原先寄生在其他动物身上，近来才转移到了人体。至于 SARS 病毒的原来宿主是哪一种动物，则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认为是果子狸，有的认为是鸡，有的认为是某种野生动物。这不奇怪，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寄主是蝙蝠，西尼罗病毒则由蚊子在鸟类和人之间传播。而众所周知，艾滋病病毒最先可能来自非洲的猴子，而疯牛病病原体顾名思义来自牛……

到北京后，才知道 SARS 在中国已成为一种瘟疫，原本熙熙攘攘的北京大街上行人稀稀落落，而且都行色匆匆，我所住的建国饭店已空若城堡，偌大的饭厅常常就两三桌人在吃饭，而且服务员都戴着令人恐惧的大口罩。虽然如此，我还是按行程赶往福州……

4 月 17 日到福建师范大学，似乎校园没有什么变化。陪我吃早饭的教授说，几天前满大街都是戴口罩的，直到卫生部长开了记者招待会，澄清了事实后，一切才归于平静；虽然仍然有外面的恐怖传闻，甚至学校里也有研究生因发烧被怀疑感染，但校园还是一片平静，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消毒，好像使用的是过氧醋酸。又过了一段时间，气候开始变得潮湿，蚊子增多，学校组织消灭蚊子，饭堂开始免费供应板蓝根凉茶，这主要是为了预防感冒，往年这个时候饭堂也都会免费供应的。学校 BBS 上关于非典的帖子也很少见了，即使有也是关于其他地区的情况，通常是用那种“曾经沧海”的语气。

福建的省会福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其名源自古诗“因州北有福山”。又因 900 多年前就遍植榕树，“绿荫满城，暑不张盖”，故又有“榕城”的美称。唐开元十三年设福州都督府，始称“福州”。五代梁开平二年闽王王审知扩建城池，将风景秀丽的乌山、于山、屏山圈入城内，从此福州成为“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独特城市，“三山”成了福州的别名。北宋治平三年太守张伯玉，亲自在衙门前种植榕树，并号召百姓普遍种植，满城绿荫蔽日。宋末北方动乱，端宗皇帝在福州即位，改名福安府。明末唐王朱聿键，也在福州登基，改名天兴府，又称“福京”。明、清两代福建省为福州府府治。从民国以来，福州均为福建省省会。早在 1600 多年前，西晋尚书郎郭璞在

《迁城记》中就有“左旗右鼓，全国二绝”的记载。福州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名山有鼓山、旗山、青芝山、石竹山等，名寺有涌泉寺、西禅寺、林阳寺、崇福寺等，名塔有白塔、乌塔、罗星塔、瑞云塔、三峰塔等。我曾多次因私因公来到此城，百游不厌。但此次却被朋友告诫除学校外尽量不要到公共场所，以免感染 SARS。

北京时间 20 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市非典型肺炎病例 339 例，另有疑似患者 400 多人，比几天前公布的数字高数倍；同时，还宣布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长职务和孟学农的北京市长职务。两小时后，太平洋西岸出版的《星岛日报》将此消息登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美联社、美国各大电视台都及时报道了北京的动态。至此，海内外一片哗然，中国国内各种传言和谣言也满天飞。

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成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协调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总指挥；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基金总额 20 亿元，并公布北京的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北京胸科医院、长辛店医院、402 医院、协和医院西院为“非典”专门医院。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似乎成为所有中国官方媒体及官员对“非典”疫情的一致口径。但这“非典”疫情真的是“突如其来”吗？非也！

中国广州第一个“非典”病人黄杏初 2002 年 12 月 17 日入住广州军区总医院时就已经发烧整整七天！这过程中传染了许多人。2003 年 2 月，一位广州的被感染的大学教授到香港参加婚礼，被疑为香港此后瘟疫流播之因。2003 年 2 月 28 日在广州被感染的于某到北京 301 医院就诊，后转院 302 医院，被确诊为非典患者，之后北京成为重灾区。

由于厦门已发现“非典”病人，我决定取消前往厦门大学讲学的计划，提前北上回京，准备在 4 月 25 日回美国。此时上海、河北、山西等十多个省份都发现“非典”患者，老百姓才知道“非典”在中国肆虐得何等厉害，才突然感到大难临头一般。

23 日飞回北京，在去机场的路上听说北京的口罩脱销，我在路边的药店买了些口罩才上飞机。到北京机场接我的朋友居然给我带来一大盒板蓝根，并要我按时喝药。网络上骇人听闻的消息越来越多，我虽没赶上广州的疯狂 2 月，却和北京的疯狂 4 月不期而遇。作为理性的个人，对人类文明的生命力应当充满信心，要说文明的危险，爱滋要比“非典”严重多，但主动去预防的人却少得可怜。非理性一直伴随我们的文明走到今天，在我们对病毒一无所知的时候，病毒就曾经夺去欧洲近三分之一的生命；而今天，即使我们已经能够获得病毒的基因图谱，全球最好的医学工作者都夜以继日地与“非典”作斗争，作为个体，还是不能消除对这种病毒表现出的过多的恐惧。

北京城区此时好像一座空城，据说地铁已变成空车行驶。经过海淀区皂君庙一带，朋友指着财经大学及与其一路之隔的北京交通大学，说那里已经封校。上网后才知道问题已极为严峻，一篇被广泛传阅的《中财“非典”亲历》详细记述了当晚的混乱：

“楼前惊惶的人流拖着行李涌向校门，想逃离中财。放眼望去白花花的全是带口罩的逃难的同学，一个又一个的寝室瞬间都空了。仿佛某个好莱坞大片的情景一样。”就在中财学生因为封校传言而发生混乱的第二天晚上，与中财一路之隔的北京交通大学嘉园某楼的15层宿舍出现集体性发烧症状。到4月20日，一下子出现65例发烧者。至4月24日，人民医院成为北京首家被正式隔离的医院，被官方消息称之为“‘非典’重点疫情地区”。

朋友说在“非典”情况下，北京居委会大妈们又有了新任务，满街的红胳膊箍又多了起来。早些年，她们管抓计划生育，调解夫妻吵架离婚等婆婆妈妈的事，“为人民服务”的事情没少干。市场经济后，慢慢地她们清闲了，大部分时间都在街上扭秧歌。就在她们及其当年的“激情岁月”快要被社会遗忘的时候，突然有了新任务。现在，大妈上门，一不喝茶，二不宣传灭蝇杀蚊，而是来派发预防非典型肺炎的最新宣传册子，和收取各户人员的体温登记表。每天早上，居民们必须一个不漏地测量体温，然后一一记录到表格上，以备大妈们来收取。虽然她们的拜访并不被居民们欢迎，但“非典”时期，你只能服从，而且这一切也是为了你自己。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让中国人面临一场严峻的生存危机的考验。面对来势汹汹的非典型肺炎，举国上下紧急动员，投入了一场因事前无预警而准备不足的“战争”。从前赴后继的医生护士、临危受命的新闻记者，到互相勉励的普通百姓，我们看到人的力量的有限，不由不令人感喟个体生命之渺小卑微以及人世的无常。老天在用SARS向人们昭示：天有不测风云！

现代汉语辞典里面关于“典型”这个词的第一个解释，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人物，那前面加了一个“非”字，无非就是削弱了这种代表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就是可以不必加以特别的关注。另外肺炎应该说是医学界早已攻克的一个课题。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把“非典型肺炎”这五个字搁到一块儿的时候，很多人一听一看，可能都会心头一紧，脉搏加快，甚至感觉四肢无力，颇有谈虎色变的味道。有人把这些新兴传染病的出现，怪罪于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才使得原来只感染其他动物的病毒也入侵人类。但是许多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类传染病也与其他动物息息相关，例如狂犬病毒是通过犬的啮咬传到人身上的，鼠疫是通过跳蚤的叮咬从鼠类传给人的。其实，在古代社会，人类与野生动物、家禽、家畜的接触要密切得多，从其他动物感染病原体的机会也要比现在多得多，只是由于没有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没能给后人留下可靠记录。这一次的“非典”病毒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弥漫大江南北，还远渡重洋繁殖于欧美各地，凸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病象。这是一系列来自社会现实及其精神的病象。

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凡给人类文明蒙上阴影的东西，都不该被掩饰。如果我们缺少一种批判的锐气，谁又能保证在今后的日子里不会重蹈覆辙？如果我们今天轻描淡

写地将“非典”瘟疫的一页翻过去，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场灾难所警示人类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如何协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如何检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确立一种有节制的生存意识？如何调动整个社会系统应对突发灾难？……都可能被我们淡忘，以致伤口愈合之后，又是一片歌舞升平、其乐融融。

回到北京，朋友得知我要提前回美国，挽留的话语之后都多少流露出一丝的羡慕：有外国护照真好，在这关键时刻可以远离瘟疫流布之地。而此时此刻，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宣布禁止中国公民入境。其实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生命都是宝贵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的价值都是同等重要的。当世界把中国看做是恶性传染病之源时，这种令人孤独和悲哀的感觉是很残酷的。在和《文艺报》主编金坚范吃饭时，我说这场灾难会使人们重新思考死亡，思考生活，思考历史以及自然关系。我会不由自主地往家打电话，比往常频繁得多，让他们千万注意、千万保重。老金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和1989年曾提出两个口号来诠释生存，那就是“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它使我们明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上学会生存的本领，不仅包括技能的，也包括精神的。它使我们学会关心我们自己的身心，学会关心我们周遭的境域，学会关心他人。

在从“大江南”饭店回旅馆的出租车上，司机说他一整天只拉了五十块钱，连汽油钱都不够，并说了刚听到的两个“段子”：

一、今年情人节，玫瑰花可以不送，防“非典”药不能不送；烛光饭可以不吃，抗病毒药不能不吃；气氛可以没有，熏醋不能没有；做爱可以不戴套，接吻一定要戴口罩。

二、疫情传得挺怪，心情变得很坏；担心你被传染，劝你不要太帅；室内保持通风，公共场合少呆；出门口罩要戴，睡觉被子严盖；心情保持愉快，少接吻多吃菜。

……

在身处21世纪的我们看来，那些类似鬼魂的荒诞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然而，随着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大地的爆发，大规模地与之相关的流言在这个社会群体中又一次兴起，不由得让人叹息。当然，这样的荒谬与疯狂不只出现在中国，在中世纪的西方也曾经一度流行巫术、吸血鬼等流言，每一次都能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不由得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荒谬的事件一再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商业力量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一方面也改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人们在巨大的信息冲击面前似乎失去了辨析和取舍的能力，批判的思维日渐缺乏。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一方面回避现实，一方面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一味地大肆渲染浮华表面的东西，让我们这些久居海外的游子视之痛心。

4月24日晚，作家虹影要为我回美在一家叫“菜根香”的杭州菜馆替我饯行，并约了电影导演胡雪桦夫妇作陪，我则叫了中央电视台年轻的女编导潇潇一同前往。路

上编导给了我一个抗“非典”秘方：大蒜两头捣成泥，和臭腐乳半罐调匀，一半内服，一半外敷。功效：十米范围内无人敢靠近半步，超过飞沫有效射程。

潇潇和虹影均为来自重庆的美貌才女，胡导演的太太朱敏怡则当选过“上海小姐”，饭桌上的三位美女的亮丽神韵和精彩对话调和着美酒珍馐，让我大饱眼福、耳福和口福，几乎令我忘记外面正在肆虐横行的 SARS。饭桌上我们谈到，SARS 虽然是私人的事情，但是，由于它的传染性，又不得不牵扯到政府的相关责任。正因为如此，SARS 也在无形中成为世人透视当前中国政府运作机制和“公”“私”关系的最佳窗口，成为我们思考它给我们种种启示的一个重要由头。

二

就在晚饭快结束时，我突然接到程程打来的电话，说北京又封了好几处居民区，市政府已经决定让北京市的 137 万中小学生放假回家，她问我能不能带她离开北京去外地，虽然她知道我要坐明天一早的飞机回美国。她现在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这是她从美国回到中国读书以来第一次求我帮助。我连片刻的思考都没有，就一口答应了。因为这是一种躲避死亡的求助，多少有些悲壮的情感。在很短的时间内，我通知航空公司取消我的订位，打电话查清有哪些省份没有发现“非典”，请朋友帮我同时设法购买第二天飞拉萨、昆明、乌鲁木齐或敦煌的机票——买到哪里就飞哪里！

就这样，4 月 26 日中午，我和程程飞到了昆明。

飞机在昆明降落，一出机舱，视线顿时舒展——机场的四周没有高楼，蓝天格外开阔，地平线上飘浮着大朵大朵的白云。杜甫有“野旷天低树”的诗句，在这里则是“野旷云低树”。此后的日子，不论在车上，还是在世博会公园、少数民族文化村，这样的云都随处可见。都说云南的自然景观最丰富，江、河、湖、瀑、泉、山、林、洞、雪……应有尽有，为什么不算上云呢？那温婉多情如傣家少女、又悠然无心似乡间隐士的云！云南的云确实好看，不枉叫了这么个好名字。

昆明是个颇有历史的城市，从 3 万年前的龙潭山“昆明人”遗址、2000 年前的“滇王之印”，到古幢、大观楼长联、陆军讲武堂旧址等，都呈现了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是从唐代开始，每一个朝代都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这里一年四季风和日丽，鲜花盛开，芳草萋萋，绿树成荫，既有小桥流水的风光任人流连，也有奇绝险怪之胜景供人逍遥。市内古幢、翠湖公园、郊野公园等；远郊有郑和公园、石林、大叠水瀑布等。

陪程程上西山看滇池时，学校打电话问她在哪里，因为北京教育局规定任何学生都不准出门，更不准出城。程程说她现在在西山躲“非典”，对方老师以为是北京的西山，竟没再追问。朋友的司机开车一直把我们送上半山，我们用了一小时爬上山顶的龙门。举目望去，一片秀色，天水合一，你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滇池，又名“昆明湖”，古称“滇南泽”，位于昆明西南面，形似弯月。滇池湖是中国第六大淡水湖，浩浩然有海的风貌，古称“五百里滇池”。位于昆明西郊的西山由华亭山、太华山、罗汉山等组成。相传古时有凤凰停歇，见者不识，呼为“碧鸡”，故也称“碧鸡山”。此次爬西山感觉其森林茂密，花草繁盛，清幽秀美，景致极佳。

云南在这次“非典”瘟疫中，成为一处难得的静土，所以对疫区来的人严加防堵。不但不准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游客入境，还封闭了许多的宾馆饭店。我们要不是有当地的朋友精心安排，不但住不进宾馆，还有被驱逐或隔离的危险。云南像中国的许多省一样，把防“非典”当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我们到昆明的当天晚上，云南省长徐荣凯就宣布：在全省范围内不准再集中召开任何会议和举办任何活动；各单位不准派人出差；旅游部门不再办理旅游团队；各单位要建立职工及其家属身体健康状况报告制度；各级各类学校不得组织学生集体外出开展各种活动，各类补习班要坚决停办；民航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重点检测来自疫区的乘客；宾馆饭店要清退来自疫区的住宿人员。

还没去大理、丽江，就听说那里已经封城，连刘德华、王菲等专门从香港到丽江躲“非典”的歌星也被逐回香港。但去大理、丽江是程程此行最大的愿望，我只好请一位在云南神通广大的朋友设法安排。一出昆明，就发现沿途车辆明显减少，几乎看不见大巴。行至大理，我们立刻被要求检查体温。大理这一站的检查非常严格，因为它是进入滇西的第一个关口。我来过大理很多次，进城后发现整个街道冷冷清清，当地的友人说地区旅游局已向社会发出了“致‘非典’警戒期到大理旅游游客的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拒绝外地游客到大理旅游，已经来的游客劝其返回。一些自驾车者还没进城就被劝其打道回府。政府同时劝阻当地饭店、酒店营业，要求不得接待疫区来的人。古城众多规模较小的家庭式客栈已纷纷暂停营业。这种结果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到各处景点都不用排队，特别是坐在洱海的游船上，极目眼舒。

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地域辽阔，山川秀丽，四季如春，是一个居住着汉、白、彝、回、傈僳、藏、纳西等26个民族的地区，其中白族人口占多数，并因电影《五朵金花》而闻名于世。大理的风光以苍山、洱海最著名。洱海又名“昆明池”，古称“叶榆泽”，位于大理苍山之下，因湖状如人耳，故名“洱海”；北起邓川，南至下关，湖岸长达百余公里；北、西、南三面为沙岸，东面多岩岸；湖水透明清澈。洱海水经下关的西洱河流入漾濞江，再汇入澜沧江。

第二天我们决定冒着被驱逐的危险去丽江。在从大理至丽江的路上，除了极少的农用车外，我们没看见其他的车辆。进入丽江前，我们再一次被检查证件和量体温消毒。因为我们持的是美国护照，而文件上又没有明确提到外国人也不准进城，所以检查人员只好放我们过去。到了丽江县城，大小宾馆客栈都不接待外地人，古城许多小客栈也已停业。我们好不容易才用比平常高五倍的价钱，找到一个带卫生间的住处。